鮚埼亭集外編

鮚埼亭集外編卷十二

鄞 全祖望 紹衣

傳

吳職方傳

吳職方祖錫字佩遠別號稽田晚年亡命更名鉏浙之嘉興縣人也吏部文選郎昌時子而爲世父貴州按察使昌期後職方既貴公子婦翁則少詹事徐汧也貲地鼎盛才具尤軼羣顧瞻咳吐令人自廢尤喜結納豪俊爲友朋謀急難一麾千金曾無吝色時中原大亂東事又急職方思有所以自見劍客土豪無不攬結講求出

奇應變之學又料京城必危而思預儲勤王之旅欲身任浙西以浙東屬之許都然約未定其父吏部之禍作吏部故東林復社中眉目而首揆周延儒門下士也居吏部要地時旰夕出入首揆門頗任喜怒以持銓事遂為祁公彪佳所糾適延儒寵衰思宗震怒親訊於中左門嚴刑拷訊論死貲產入官時許都以亂死忌吏部者欲并陷職方於其內以盡之徐尚書石麒力持之得止職方家既落痛心父難思所以幹蠱而廟社旋亡益不自得江南建國甫一年又破時職方資產四萬在嘉興庫中令其客經營出之降將陳洪範方下江南參預軍

事職方舊與善洪範謬爲矢天言其降出於不得已倘得閒必不肯負故國職方大喜曰將軍能爲姜伯約吾當任鍾鄧以四萬貲產與之洪範既得金實無意易轍也而閼薙之令下職方跳身去於是狂走南抵滇中來之海上以及諸山寨水船中如醉如魔總求一得當以自慰而不知天命已去空爲愚公之移山而已未幾當道刊章名捕四出蹤跡一子瘐死獄中妻徐氏挈家轉徙無寧日然職方展轉柳車複壁之閒既以好義知名故亦多出大力以護之者浙江提督馮源淮爲故相馮銓子以所親爲都將職方深結之一日遇華亭徐副院

予遠於蘆中與之偕歸副院故完髮居然前代衣冠也閭巷人稍稍籍籍源淮聞之驚懼卽遣都將至職方家銜之職方迎謂曰有一偉人在此足下願見之乎都將曰吾故以是而來莫妄言乃故談他事良久徐屏左右入密室都將見副院再拜曰幕府有危機公宜速去是夕都將以舟送副院而告源淮曰無有蓋職方之受欺罔如洪範輩雖多而時或以獲濟滇之亡也鄖陽十三營尚保殘寨職方重跰赴勸其出師撓楚以救滇十三營已衰困不能用職方思入緬向道阻乃還天下大定遂無所往然終不肯歸老南康宋之盛亦遺民也歎曰斯

人東西南北所至栖栖孰知其胸中大志有百折不衰者已未卒於山東膠州遺命不必歸附卽葬於大竹山中其在滇時嘗任職方郎中云婦弟徐徵君枋以父死誓不入城居山房者四十年其與職方形跡不同然交相重徵君每語及之則目劉越石之流也嗚呼職方遭君父之變流離顛沛一飯不忘事雖不成君子傷之

徐都御史傳

徐都御史孚遠字闇公明南直隸松江府華亭縣人太師文貞公之族孫而達齋侍郎裔也崇禎壬午貢士方明之季社事最盛於江左而松江幾社以經濟見夏公

彝仲陳公臥子何公愨人與公又社中言經濟者之傑也時寇禍亟願求健兒俠客聯絡部署欲爲勤王之備陳公任紹興府推官公引東陽許都見之使其召募義勇西行殺賊又令何公上疏薦之而東陽激變之事起陳公心知都無他乃許以不死招降之大吏持不可竟殺都既殺而何公疏下巳召之公貽陳何二公書曰彼以吾故降耳今負之矣故陳公雖以功遷給事而力辭不赴馬阮亂南都尤惡幾社諸公乃杜門不出南都既亡夏公起兵公贊之閩中授福州推官巳而以張公肯堂薦晉兵科給事中閩事不支浮海入浙而浙亦亡錢

忠介公方自浙奔閩相見於永嘉慟哭忠介復拉公同行會監國至再出師公周旋諸義旅間欲令協和共事而悍帥如鄭彩周瑞之徒不聽公勸忠介以早去時諸軍方下福寧圍長樂忠介望其成功不用公言公復返浙東入蛟關結寨於定海之柴樓已而鄭彩弟兒累畔換忠介貽書於公服其先見卒以憂死然公雖告忠介以引身而其栖栖海上卒亦不能自制特其來往風波之閒善於自全則皆有過人者監國自長垣至舟山公入朝從之時寧紹台諸府俱有山寨以爲舟山接應柴樓最與舟山聲息相近以勸輸充貢賦海濱避地之士

多往依焉遷左僉都御史辛卯從亡入閩時島上諸軍
盡隸延平衣冠之避地者亦多延平之少也以肄業入
南監嘗欲學詩於公及聞公至親迎之公以忠義爲鐵
厲延平聽之娓娓竟夕凡有大事諮而後行戊戌滇中
遣漳平伯周金湯間行至海上晉諸勳爵遷公左副都
御史是冬隨金湯入覲失道入安南安南國王要以臣
禮公大罵之或曰且將以公爲相公愈罵國王歎曰此
忠臣也厚資遣之卒以完節還公歸有交行詩集明年
延平入白下不克尋入臺灣延平尋卒公無復望飭巾
待盡未幾卒於臺灣閩中自兼餘開國以來臺灣不入

版圖及鄭氏啓疆老成耆德之士皆以避地往歸之而公以江左社盟祭酒爲之領袖臺人爭從之遊公自嘆曰司馬相如入夜郎教盛覽此平世之事也而吾以亡國之大夫當之傷何如矣至今臺人語及公輒加額曰偉人也公一子鄭氏內附扶柩南還未幾其子餓死故公海外集佚不傳嗚呼明季海外諸公流離窮島不食周粟以死葢又古來殉難之一變局也幾社殉難者四夏陳何三公死於二十年之前公死於二十年之後九原相見不告其爲白首同歸也歧門方修縣志以公有柴樓山寨之遺來訪公事先贈公嘗預公山寨中知之

最詳予乃序次而傳之

推官溫公傳

公名璜字寶忠浙之烏程人也大學士體仁族弟生二月而孤太孺人陸氏撫之破屋一閒無帷帳君姑沈老病且餓同坐臥一板藉穜火煨粥以爲食教公讀書姑卒哀毀如子而公所業亦成天啓七年有司聞於朝詔旌其門又一十八年爲崇禎癸未公成進士方體仁之貴也門生屬吏附之者如鶩內而九列外而開府監司指顧可得而公夷然自守反與東林諸公結契名在復社第一集其舉丙子賢書以侍母不上計體仁死其家

有潤仁者鄉舉拆糊名得之相顧曰此烏程家也置之
副科而公無以此指之者論者以比之史氏彌堅彌鞏
然公於體仁落落而閣訟事則頗不以復社之言爲當
方南都以防亂揭逐阮大鋮公曰阮大鋮爲眞小人錢
謙益則僞君子眞者易知僞者難測斯人得志卽小臣
亦嘗裂麻爭之況同僚耶時人不以其言爲然而不知
其言之中也其成進士也年已六十出吳給事甘來門
吳甚重之釋褐得徽州府推官甫之任而國難作楹引
佩刀歎曰此身終當付汝又一年南京破徽之紳士金
侍郎聲起兵公竭贓助城守而降人黃澍爲反閒引

王師入公與其孺人茅氏呼其十四歲女則方熟睡問曰何爲呼我茅曰死耳公與茅引以繩扼之而絕孺人亦死公拔刀自刎公初名以介字於石祈夢於于忠肅公祠忠肅入夢爲之改名遂從焉陸孺人有家訓行於世予嘗與明史局諸君言謂明宰相中如江夏賀公高陽孫公輩多子弟從死不論而以世臣死國事者崑山顧文康公曾孫延安推官咸正錢塘知縣咸建暨弟舉人咸受推官之子天逵天遴江陵張文忠公孫侍郎同敞蒲州韓公從孫歷城知縣承宣青州兵道那宣餘姚孫文恭公孫相國嘉績長山劉公子都督孔和嘉善錢

公子吏部棣從子職方栴長洲文文肅公弟舍人震亨子乘嗚呼盛矣烏程溫氏有推官非親支要亦宰相家兒也華亭徐文貞公族孫中丞孚遠亦以從亡完節終於海上而溫之死尤足爲其相君一洗門戸之玷是皆唐宰相世系表所遡也方擬作明九相國世臣傳以昭故國之喬木而未及因先作推官傳

胡吉雲傳

胡守恆字見可別字吉雲南直隸舒城人也至孝父遘厲疾守恆匍匐五祀列祖前願以身代父恍惚中聞有告之曰爲汝子解汝厄矍然汗下而愈成崇禎戊辰進

士授湖州府推官湖州於浙西俗最惡守恆至鄉士不敢干以私德清令貪而慢巡按以私屬守恆令乃納金於甕詭稱食物以進守恆發視還之卒令移病去用戊辰令以推知入選侍從守恆治最擢編修乙亥詔令五品以上保任可知府者一人翰林科道保任可知州知縣者一人而守恆以舒城學官孫士英上得知深州士英上海人也後以城守死節戊寅充皇太子講讀官上嘗召見太子守恆從因取章奏命以條析稱旨上曰詹講官有用才也旣一年當更直上命勿易辛巳以葬母歸時流寇充斥江北連歲不登守恆請於漕督史公可

法以庫金告糴楚中而令飢民結義旅以拒賊會獻賊
合五營兵大至知縣王道光時已丁艱幸謝事不復問
參將孔庭訓孱甚麾下亦無兵或勸守恆挈家入京不
可集縣人議城守衆推守恆主兵舒城學官楊廷壁者
江都明經奮然請助城守且曰公爲張巡吾爲許遠萬
一不濟以死繼之壬午正月賊盡銳攻以洞車穴城旁
者數處守恆輒堵塞之以火油灑賊賊多死賊射書曰
不下吾且掘爾先人墓亦不顧賊購守恆甚急而城中
人心愈固乃孔庭訓竟迎賊城陷或曰薙髮可逭守恆
斥之被執不屈賊以刀剜其膝鎚以矛罵不絕口洞胷

而死弟守初從兄守身守素守巳守懸從子永禧永躍
永翼永祐同死幼女許張氏坐閨中痛哭賊慰之愈厲
亦被支解永禧妻吳氏守恆妹適金氏從女適江氏者
皆死舒民感守恆義或匿其父走金陵仍竊其尸坎而
埋之漕督以聞詔贈少詹謚忠節而廷璧亦與其子濟
之同死廷璧字荊璞

夏萬亨傳

夏萬亨字元禮別號棐南南直隸蘇州府崑山縣人也
登萬歷戊午科釋褐婺源教諭厲士有方學政大起歲
大祲捐俸設糜以食飢者守令以下爭和之全活甚衆

歷知西平縣事是時兩河爲盜窟郝瓦貴房星袁榮曹闖環列山澤所過城邑無不摧殘萬亭築堤治郛繳兵保甲爲禦賊計至悉居民安堵三年調知夏縣縣洊被兵民無寧宇萬亭內以德綏民外以誠感賊有鈔掠城下者單騎開門諭之或不聽命則曰寧殺我毋殺我百姓也賊相顧驚異稱爲好官不殺一人而去署永城縣總兵劉超用威淩厲萬亭抗不爲屈已而超叛殺都御史王漢河南震動朝命督師丁啟睿帥軍討之諸道兵集者數萬軍需器械悉萬亭轉輸不絕超既伏誅蒲府以功上薦天子嘉之命行勸農副使事踰年京師失守

萬亨北向慟哭曰臣當從死顧有八十老母從皇上乞身空門奉老母天年耳遂奉母歸南都即位以萬亨請中州情勢使逆太后於河南復命擢江西布政使先是萬亨至中州有豪右恣爲不法萬亨聞於巡按御史責之理至是嗾諫垣劾萬亨以縣令不當超擢藩司乃改按察司僉事分巡南瑞時國步方艱施人無固志萬亨務爲整暇威愛兼施初至給兵餉既給贏十之一以請吏吏曰此故事公所當有也萬亨正色曰侵奪軍資豈我所爲況今何時乎立命補給保寧王駐南昌家人豪橫不法萬亨執而笞之王府羣隸大噪皆持白梃圍萬

亭爲南昌士民數萬趨王府謂柰何殺我夏公焚門而入巡撫都御史下令戢之不聽王懼急請萬亭萬亭至則曰夏公無恙我輩何爲爾在任未三月也陞按察使兼右布政使事兼綰七印南都陷萬亭奉母至撫州屬門人之爲臨川令者將返南昌南昌亦陷萬亭與臨川艾命新艾南英奉益王倡義降帥金聲桓招之不應提兵卒至城潰被執聲桓猶欲降之萬亭賦絕命詞見志遂遇害於建昌一門死者二十餘人其母以少子得全歸里

石隆傳

石廬字映崑陝西三原人也負奇畧喜讀孫吳兵法賊陷潼關徒步入京陳恢復三策當事者不能用甲申京師陷鬱鬱抱恨而死其入京時有詩曰從來趙括易言兵寇盜於今盡據城幾點烽煙銷漢壘萬家風雨泣長平將軍格鬭徒持戟文士空談欲噉名㳻邏晉陽憂不細誰能先立亞夫營手排雲氣謁青旻閶闔門前虎豹蹲直節何時酬古道危言先已見疑人春風習習搖花面好雨𩃎𩃎墊角巾數欲請纓還自笑書生無夢到麒麟西京文字託幽深仙掌垂旒横玉簪詞賦幾人凌八代書師原自重千金滹沱河畔濃陰合萬壽山前曉月

沈彩筆欲投艮可惜從容抱膝續高吟

周之藩傳

周之藩者字長屛不知何許人也崇禎中曾爲福建參將乙酉進前軍都督府總兵官時方大舉出師詔之藩以所部由汀州出直抵南昌遂授御營右先鋒永勝伯鄭彩節度已而不果封福淸伯延平失守之藩踉蹌趨扈追兵旣急大聲呼曰吾大明皇帝也亂兵爭前執之知其非是羣矢集如蝟遂死時方大暑羣屍臭腐蟲出之藩攤屍五日玉色瑩然

宋菊齋傳

菊齋高士宋龍字子猶明南直隸崇明縣人也沈靜博雅有深識補諸生師事婁東張南郭其時南郭方主聲氣之席四方贄幣月走其門溜巷如山獨菊齋至請名理商經術而尤留心於救世之學南郭重焉菊齋既不求聞於世世亦竟無知菊齋者獨錢忠介公一見奇之置之門下上座謂當與崑山歸莊相伯仲未幾大亂菊齋遂遘奇疾狂走信足奔逆塵霧杳冥一往不顧其所嬉遊怪怪奇奇人莫測也老親在堂二子幼皆不能治其疾乃恣其所之而菊齋泛海至浙中張閣部客之使爲其孫茂滋授經則菊齋之病愈矣菊齋在舟山數年

海上諸公其唱酬風雅雖在流離猶有承平故態皆重菊齋而辛卯之禍作凡平日所還往者皆死菊齋奔跳絕島中重趼達吾鄞以茂滋在鄞囚中也乃與汝都督應元陸處士宇燝等百計出之祝髮以返里門則無家可歸矣方旁皇里社間而閩師入江樵蘇四出菊齋大爲所窘幾不免張侍郎蒼水在軍中識之曰宋先生也乃得脫侍郎爲作詩慰之因還居太倉以岐黃之術自給其道大行於吳門練川鹿城之閒或戲之曰先生遊疾久今乃能治疾耶菊齋天性誠篤跬步不敢違禮對妻子如嚴賓事親死生不懈父死既葬倉卒未祔影堂

列木主寢室中昕夕必焚香叩首遠行必告起居出入警凜稍不自安形諸夢寐蓋至性通於神明也其子姓以訖僕隸無不化之言語呴煦令人不飲自醉故人自遠方來者雖食貧必傾囊贈之其寓鄞居陸氏湖樓中先族祖木翁葦翁先贈公皆與之厚湖上人無大小皆呼之曰宋先生而歸莊亦起兵不遂放浪湖海終稱完節時以爲錢門二傑先贈公曰菊齋與人居未有訛議之者蓋其言行若蓍蔡一本於誠使世有大儒如溫公必將收之高座而其大節則又人所不能盡知也予觀南宋遺民不得列於宋史而百年以後潛溪諸公發其

隱德嗚呼如菊齋者詎可使其湮沒無傳哉

陸雪樵傳

前代故家遺俗之盛莫有過於吾鄉者也星移物換之際其爲喬木增重者一姓之中大率四五人不止高曾規矩可以想見湖上陸氏所稱四姓之一也吾得殉國者二焉大行文虎先生死於剌觀察周明先生死於逮得殉父者一焉隱君雪樵先生死於兵又得高士者一焉則觀察之弟春明先生也嗚呼百六之厄乃反爲王謝世譜之光悲夫雪樵名崑字萬原鄞人觀察之族孫也其父淳古翁善畫能得文章家三昧而非屑屑繪事

者流雪樵幼而工詩補諸生丙戌以後自以世受國恩不肯復出試於布政司淳古翁曰善乃放浪爲詩人時春明方舉汐社故事於湖上故錦衣青神奈公生生自燕來黃山宗正菴蛟川范香谷同里董曉山葉天益皆集焉而雪樵最少觀日樓者春明之居也雪樵與五人者靡日不至以大節古誼交相勖語者默者流觀與冊者狂飲作白眼者痛哭呼天不置者皆見之詩其時評雪樵之詩者以爲吐棄一切古穆如魏晉雪樵之去春明僅一巷而與正菴爲比戶其唱酬爲尤多桐城方子留畸士也由春明以交雪樵相得甚驩遂居其湖樓中

已而奉其父僦居東皋之殷隘已亥海上師大舉游兵至於鄞之東鄙四月諸盜亦乘閒竝起亂兵猝至索餉欲執淳古翁爲質雪樵頓首請以身代其父得釋而餉終不副雪樵死之時年二十有七嗚呼雪樵束修厲行力固遯民之操以養其父而卒不克蘭摧玉碎可爲傷悼然而忠孝足以不朽矣前輩董丈允瑫嘗欲爲作傳而不果其旣於今湖上七子之風流已盡而雪樵尤爲湮晦予求其事亦有年矣卒不能得其詳聊識其大畧以俟世有杜清碧其人者

陳仙傳

嗚呼古者振奇之士挾其有用之才時移勢去無所於試其氣蓬蓬汩汩鬱而不化則或出於詭怪之途不可以常理繩梅子眞之在漢姚平仲之在宋後世以爲異聞近世則陸麗京鄭玄子一往不返予生平不喜神仙之說以爲諸公者何必長生久視要其丹心未死自當磅魄天壤而間或出此則大造位置之奇也吾鄉陳先生王賓字天倪浙之寧波府定海縣人也少負異稟詩文書畫無不入妙然尚未爲諸生也其性高伉不肯一毫挫於人甲申之變先生號咷於野或解之曰天未書生儒衣祭酒弟子耳故國之痛不亦過乎先生不答嘗

是時大江以南頑民未盡向化而餘氛在翁洲其去定海尤近不逞之徒旁午錯出風波所震猿鶴皆驚先生旣不就試遯跡山中怏怏不自得忽有一道士過之曰吾子誠高士然喪亂之辰負此剛腸恐爲意外之變所折也吾授子以藥有急而用之語畢竟去先生亦不以爲意庋其藥閣中未幾時果當厄因念道士言雖未可信姑試之則神効乃稍稍習之已冷冷然輕舉矣又念當此身世艮不如長往但未知何所向須臾見洞天瑤草非復人間道士緩步而出握手笑曰此羅浮也當與君居於此顧先生之家不知則相與求之山顚水滋之

閉消息屏絕以爲死矣一日先生忽降於其里人之庭呼其友來前空中作書告以道士顛末且曰吾不欲以出世之面目來歸里巷但蹤跡不可不白耳於是其家始大驚是時計先生之年猶未踰三十也嗚呼如前此數公者大率皆身殉廟社之閒否則尋戈耆宿所圖不遂振衣千仞亦固其宜至如先生之布衣年少則芳蘭之求茁其芽故國故君竟亦何涉而乃以此爲柴桑之變局則又一奇也先生所作詩畫至今里中有藏之者呼爲陳仙人墨跡云

李梅岑小傳

李國標字君龍別號梅岑浙之奉化縣人也高材博學顧耿介絕俗雖前輩薦紳先生非深知之者不往見嘗客天台陳公寒山見其文極賞之及晤其人喜曰李生胷中有奇氣其足重者非徒以文累試布政司不售晚以明經入太學改步之際始以鄉貢進士入官而事遽去累遭挫折然終不屈自此益不肯妄見一人鄞都御史林公甕菴嘗訪之麥飯葱湯相對話故國事次日與共遊山賦詩感慨已而鄞高公宇泰仿汐社例舉南湖耆舊之會愼選遺民稍有可議者輒弗得入其得九人故戶部徐公振庸最長太常王公玉書次之然皆曰安

得梅岑來社中吾輩嘗讓之爲祭酒乃相與迎之以病辭不至時往來六詔三石山中樵子牧豎皆知爲李先生也以壽終所著集李鄴嗣爲之序

論曰先大父贈公論剡源人物陳工部純來有絹上之節汪參軍涵有田疇之義梅岑有柴桑之風今知之者稀矣是爲傳

沈隱傳

明之滅也熹毅二后亡國而不失陰教之正有光前史而臣僚之母女妻妾姊妹亦多拚命降及草野烈婦尤多風化之盛未有過於此者以爲明史當詳列一傳以

表章一朝之形管者也又降而南中吳中以及淮揚之歌妓亦有人焉此不可以其早歲之失身而隔之淸流者也嗟乎流品何常歸於晚節爲士夫者可以興矣予嘗推廣澹心板橋軼事不獨桐城孫職方葛嫩也於南中得許光祿譽卿姬草衣道人臨歿以雞刀祓衣屬光祿令其喪亂之中得爲全身之計吳中得吳職方易姬香娘職方殉節主者欲收香娘於下陳泣而對曰相公每飯不忘故君妾亦何忍負之必欲見辱有死不能主者肅然敬凄然不忍聽其所之香娘削髮潔身以老若侯朝宗所狎李氏不肯屈於阮大鋮田仰朝宗末路無

乃媿之嘗謂此數人者可附葛姫以傳如王炎午謝翺之附於文陸最後又得揚之沈隱隱字素瓊本倡家也豔於姿工詩落籍歸徽人夏子龍諸生也子龍倜儻有志行好詩酒不爲章句腐陋之士得隱唱和極樂甲申之變子龍怏怏不自得遂與隱窮日夜酣飲不復休或規之子龍歎曰此信陵君所謂飲醇酒近婦人者也子未揣其意耶南都未破而子龍已得奇疾不可療遂死屬纊之日隱憑屍而哭曰天乎其亦知相公所以死乎哭罷盛飾投繯棺旁家人爭救之不能得有夏基者子龍之族也歎曰子龍求死而得死是求仁而得仁也然

而雖得之猶恐目未遠瞑得姬之死或可瞑矣鄞故徵士錢光繡賦幽淵泉以哭之曰幽淵泉淸幽谷蘭芬彼美淑姬乃倚市門啁啾燕雀集於梧桐巢枝啄實不改其容有鳳來歸爰作鳳宮嗟嗟雀兮厲翮高翔嗟嗟鳳兮鎩羽旁皇胡然靡吡昊天不臧萎身尺練隧壑偕藏誰謂臣能忠乃在樵與牧誰謂婦能貞乃在桑與濮皚皚雪霜皎皎玉谷蘭不芬芬者猶淵水不淸淸者瀆噫嘘嘻兮我爲天下哭近日揚人修地志予擬致書馬君嶰谷萱合爲隱立傳而不果乃別爲之傳嗟乎錢尚書失身於柳如是龔尚書失身於顧媚以一妓而壞名節

者蓋有之矣吾不爲子龍立傳而爲隱立傳子龍雖賢得隱而愈彰故也

甬上桂國三忠傳

殘明丙戌而後甬上忠義之士從魯藩死海上者踵相接也及桂藩在南中以道梗故寥寥顧得三人焉曰贈太常寺卿吏部員外郎任公斗墟曰廣東道御史余公鯤起曰督理輿陵工部員外郎陳公純來任公字一齋鄞人也以明經起夙遊瞿公式耜門下薦之以中書舍人直誥勅房久次遷吏部桂林失從王展轉南中王入安隆孫可望不道朝臣密謀召李定國迎王時預其議

者十八人而公其一也事洩爲可望所逮拷對簿公曰死耳大丈夫豈求免於賊臣者徐賦絕命詞而死時諸家之僕合瘞其棺於安隆之馬場題曰十八先生成仁處而定國卒迎王出險追賜卹典立祠公得太常今明史附見吳公貞毓傳余公字南溟鄞人也亦以明經從何公騰蛟幕累官以御史充監軍何公出師湖南與職方主事李公甲春復寶慶會兵下長沙已而寶慶將王進才棄城走湖南盡失何公死之公重跰還桂林復爲御史桂林再破逃入蕭寺絕粒而卒今明史附見何公傳特不詳其晚節爲可惜陳公字孝標奉化人也以監

生起官工部王既稱制尊其父端王墓爲興陵令公司
之王遣降臣佟養甲祭陵密令公磔之桂林失公曰吾
君尚在當爲先王守陵以待君之還未敢死削髮爲浮
屠居陵下護視惟謹王入緬公猶居陵下其後不知所
終嗚呼是三人者今皆無後故其詳不可得聞明史雖
載任余姓氏亦不言其爲鄞人也予故特表而出之曰
甬上桂國三忠傳

七賢傳

明萬歷天啓之交黨禍方熾吾鄉以沈文恭在揆席故
多爲所染陵夷至於奄難士氣益喪至有列名爰書者

顧喜其家子弟多能出而雪父兄之恥吾得七人焉在
昔邢恕之有居實章惇之有援趙挺之之有明誠拔谷
所亟許也雖欲勿用山川不舍聖人言之援之諸公之
意深不欲人道其父兄之恥以見其賢然而是固百世
孝慈所不能諱也吾故特表而出之使天下爲父兄者
弗爲敗行以貽子孫之戚而子弟之不幸而罹此者能
愼所趨則幸矣更附之以國難後謝氏兄弟爲合傳
周侍御昌晉有弟二昌會字東素天啓辛酉舉人也昌
時字乘六諸生御史既入奄甯陰鷙深嫉罷官後尚多
所殘害東素不欲與同居偕乘六還浮石故廬中嘗歎

曰先文穆公已爲故相所累然尚無大敗行阿兄彼猖何至於此裒素嘗知通城縣遭寇棄官去丙戌而後薙髮爲僧佯狂不守戒律時人稱爲顚和尚卒以困死乘六於資序已應貢入太學得官棄去固守其志其時御史尚在亦太息曰是不可及先大父贈公爲耆社乘六其一也所爲詩文皆悲憤之音

邵尚書輔忠有子二似歐字之文明經似雍字之堯諸生同產七人中稱最秀時吾鄉於附奄諸家相疏斥之幷其子弟弗與還往尚書尤爲清議所惡而之文兄弟別具志節不以家門見外丙戌之文兄弟侍尚書大雷

山中微言勸尚書殉國以蓋前過不能得已而故王栖
泊翁洲石浦之閒兄弟竭力資其扉屨其後求周公穀
雲銘尚書墓虆雲直筆無所借之文兄弟一慟而已嗣
是故國遺民至蛟關者必登邵氏之堂兄弟皆有集傳
於後

姚學使宗文有從子二肩昌字元祚崇禎癸酉舉人字
昌字仲熙崇禎丙子舉人參政之光子也初浙黨以徐
廷元與學使爲魁學使隔絕復社人物不遺餘力而元
祚獨與馮都御史留仙兄弟以氣節相砥礪學使恨之
然無如之何會遭改步兄弟奔走山海閒遂以坎軻抑

鬱而卒君子哀之

陳御史朝輔有子一自舜字小同其年稍晩出甚媿其父之所爲以是頗不欲人稱爲公子棃洲先生講學甬上小同從之終日輯耆經學兀兀不休其人強毅方嚴於名教所在持之甚篤生母沈氏不得於嫡卒於杭小同尚少長而補行三年之喪致哀盡禮隱居終身一日棃洲座上或言天啓時某官以某物賂奄卽御史所爲也小同爲之數日不食喜購書其儲藏爲范氏天一閣之亞

七賢之事如右而丙戌而後吾鄉所最不齒者無如故

太僕謝三賓其反覆無行搆殺故國忠義之士無算三賓一子早死顧有四孫曰爲輔爲霖爲憲爲衡皆善讀書聞其大父之事黯然神傷自是遇故國忠義子弟則深墨其色曲躬自卑不敢均茵以示屈抑時三賓遺金尚不貲兄弟日以哦詩爲事一切不問未幾蕩然亦不以爲意也於是故國子弟稍稍引而進之謝氏復與簪纓之列蓋吾鄉清議之重如此爲憲以舉人知蓬萊縣

嗚呼吾嘗讀江右傳平叔湘帆堂集才子也顧平叔之父御史墮奄黨中此係不可湔洗之案而平叔頗有遷怒東林諸公之意力爲父白妄言自艾東鄉死後莫能

爲之辨誣者則愚矣東鄉卽存豈能爲奄黨作倭乎如七賢者絶口不敢白其家門之事而但力爲君子以蓋之是則可悲也已嗚呼彼爲父兄者其諒之哉

明大興知縣宗公傳

宗公由宜興知縣遷秩大興再遷南京都察院經歷致仕不稱院曹而稱大興重循吏也漢魯峻官終屯騎校尉而志墓仍稱司隸馮緄官終廷尉而志墓仍係車騎蓋其例也宗公名顯字必彰浙之寧波府鄞縣人也由鄉貢進士歷官縣令其在宜興也百姓感其介節爲之謠曰二三萬戶皆傳說八九十年無此官時公尚無子

百姓爲聚禱於社已而果得子因名曰佑其在大興也爲赤縣首苦豪貴之梗職而廠衞官校皆服其淸秋毫無犯輦下肅然旣受院曹之命以丁艱去不樂進取遂致仕家居一貧如布衣也予攷明之縣令最稱愼重其以攷最加律者例得不次登臺諫否則亦授部郎由是爲大僚者甚多院曹雖階六品然冗散之員非所重而南都院曹則尤閒公以京縣擢用乃置之無事之匿名爲京秩實與前代之提點宮祠者等斯葢大臣忌公直節不樂公之進陽遷之而陰黜之故公亦會其意而臥家不出乃前輩無爲之表微者何也予讀明人所修圖

志皆目公以循吏而所紀甚寥畧及見半湖陳公聞見
漫錄則於同里所服膺者楊文懿公刑科毛公吉安太
守陳公應撫朱公廣西布政錢公四川副使張公淮撫
陳公翬昌太守戴公及公而九甚且謂自三原王公華
容劉公泰和羅公而外其始終一節至老不變同里祗
錢公與公其亦可以得公之槩矣公之事既不甚傳故
明史亦闕而數百年以來亦無復知公者予因半湖之
言而亟爲之傳

全修齋府君傳

明洪武永樂之閒奉化之以詩人鳴者陳先生孟雍樓

先生穆中陳先生協和王先生汝賢陳先生元則徐先生瑾戴先生汝舟而吾族祖修齋府君固鄞產以別業在剡源亦預焉時稱爲剡源八傑孟雍由明經知餘干縣穆中由秀才任休寧縣訓導協和由明經任淸江縣主簿汝賢由懷才抱德任宜春縣主簿元則瑾汝舟皆布衣府君名整先侍御公之十一世孫也少受業於族父本然本心二先生修明慈湖之學而受詩於丁鶴年之門其所傳習遠有淵源有明草昧初闢士爭趨風雲之會而府君獨承先人之敎不樂仕進其所居在剡源第五曲曰三石草堂林泉草木之盛甲於九曲又結廬

於黎洲以祀孫綽其逸情高致皆此類也當是時吾家在鄞之桓谿詩人極盛皆欲府君歸鄞本然先生之子玉翁以詩招之有商皓芝中非固蔣陶潛菊畔可安居之句府君答之有曰萬閒廣廈深蒙庇半畝林泉更卜居葢猶未定歸也洪武乙丑府君始歸桓谿而往來唱和於剡源不絕永樂初徵修永樂大典府君辭不就年八十餘始卒所著有三石山房集四卷世遠無存予從家乘中求之得數首而已丹山赤水之田園已成榛棘未知單詞隻句尚有流落焉否也因歎鄭千之李孝謙之纂文獻皆在明初宋宏之輯雅集亦在明中葉以前

而府君之高節已沈淪無攷況去今四百年而遙茶鐺藥竈之餘欲其不泯滅焉得乎四明山水莫如桓溪由谿上而南莫如剡源吾家世居溪上而府君復據六詔洞天而有之古鄞古鄮之勝皆歸吾家是又一佳話也

錢唐龔隱君生傳

予友西泠龔君明水以經術文章掉鞅海內其造詣所至擬諸劉原父黃楚望之流顧予尤必企其門庭之行深情至行敦摯無閒竊以為導山有脈溯河有源必多得於父兄之圭臬者因蹤跡之不置已乃闕其再傳以來竝以孝友起家稱一鄉善士云雍正庚戌明水

召對闕下再拜貽書於予請爲從父汝璞隱君生傳予於隱君爲通家後輩然嘗登明水之堂識隱君之篤於親也隱君髫年失怙家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資其緒用是棄舉子業就生計不幸遭家難伯兄歿於官八口零丁無依仲兄仗義勤施徵逐日落隱君竭蹶支吾并經理其子女婚嫁之事已而所入漸充置七世祀產以公族人明水束髮就塾即有崢嶸頭角之譽隱君歲給膏油讀書無間然而賓興六薦濩落不售明水自傷其以鵾鵬之羽困於藩籬以致虬鬢鵠髮之親尚未得具三釜之養雖商歌出金石而神思未免怏怏乃隱君

厚意纏綿月有肉米日有壺漿繹絡繼至常曰汝克守
身自愛長奉白華之潔晨羞夕膳吾當借助以資孝思
可無憂也甲辰秋明水復遭太君之變隱君歎曰九宗
七族之中吾所敬事莫嫂若耳喪葬之需苟有不敷惟
吾是問然隱君錙積銖累僅及中人之產身披大布之
衣居無別業之適妻妾子女皆以勤儉自持而棣萼之
誼終身一日傾篋倒庋繾綣彌加其他睦姻任卹之施
固有不能枚舉者矣至若隱君行事實有卓然不同於
世俗之見者每言吾父子兄弟生既爲一氣終卽當一
邱堪輿風水之說昧者趨之吾勿問也遂買地於南高

峯之顛傍考妣墓約異日左昭右穆以次並列松楸碑碣之間魂魄相依兼使子孫祭祀不以東西遼遠為苦葢其友愛之中能深得墓大夫家人禮意如此明水拔萃成均徘徊不欲赴　闕隱君責以捧檄之意且許為任其家事今膺

特簡涖百里矣天南地北徙為高堂升斗之謀卽欲長依膝下亦何可得至於四壁蕭條妻孥歎竭其所恃而不恐則以隱君在也隱君杖履沖容容色醲粹當此六橋旭日徜徉梅柳之陰鹿車對挽樛木行吟又有好學工文之子斑斕進酒蔗境之甘天實佑之而明水感懷

白雲推其明發之慕爲隱君誄不朽並可傳也爰卽以此復之

蕭山毛檢討別傳

歸安姚薏田秀才謂予曰西河目無今古其謂自漢以來足稱大儒者祇七人孔安國劉向鄭康成王肅杜預賈公彥孔穎達也夫以二千餘年之久而僅得七人可謂難矣吾姑不敢問此七人者果足掩葢二千餘年以來之人物與否但卽以此七人之難而何以毛氏同時其所極口推崇者則有張杉徐思咸蔡仲光徐緘與其二兄所謂仲氏及先敎諭者每述其緒論幾如著蔡是

合西河而七巳自敵二千餘年之人物矣抑西河論文其自歐蘇而下俱不屑而其同時所推崇自張蔡二徐外尚有所謂包二先生與沈七者不知其何許人也竭二千餘年天下之人物而不若越中一時所出之多抑亦異哉予笑而答之曰是未聞吾先贈公之所以論西河也西河少善詞賦兼工度曲放浪人外陳公大樽爲推官嘗拔之冠童子遂補諸生顧其時蕺山先生方講學西河亦嘗思往聽之輒卻步不敢前祁氏多藏書西河求觀之亦弗得又巳而國難晝江而守保定伯毛有倫方貴西河兄弟以鼓琴進托末族保定將官之而江

上事去遂亡匿乃妄自謂曾預義師辭監軍之命又得罪方馬二將幾至殺身又將應漳浦黃公召者皆爲有也已而江上之人有怨於保定者其事連及西河而西河平日亦素不持士節多仇家乃相與共發其殺人事於官當抵死愈益亡命良久其事不解始爲僧渡江而西乃妄自謂選詩得罪王自超撰連箱詞得罪張縉彥以致禍皆事後強爲之詞者也乃其遊淮上得交閻徵士百詩始聞攷索經史之說多手記之已而入施公愚山幕始得聞講學之說西河才素高稍有所聞即能穿穴其異同至數萬言於是由愚山以得通於鄉之先達

姜公定菴爲之言於學使者復其衣巾顧以不善爲科舉文試下等者再時蕭山司教者吾鄉盧君函赤名宜憐其才保護之然懼其復陷下等卒合定菴爲之捐金入監未幾得預詞科顧西河既爲史官益自尊大無忌憚其初年所蹈襲本不過空同滄溟之餘謂唐以後書不必讀而二李不談經西河則談經於是并漢以後人俱不得免而其所最切齒者爲宋人宋人之中所最切齒者爲朱子其實朱子亦未嘗無可議而西河則狂號怒罵惟恐不竭其力如市井無賴之叫囂者一時駭之於是自言得學統於關東之浮屠所謂高笠先生者而

平日請教於愚山者不復及焉其於百詩則力攻之嘗與之爭不勝至奮拳欲毆之西河雖好毆人其與人語稍不合輒罵罵甚繼以毆一日與富平李檢討天生會於合肥閣學座論韻學天生主顧氏亭林韻說西河斥以邪妄天生秦人故負氣起而爭西河罵之天生奮拳毆西河重傷合肥素以兄事天生西河遂不敢校聞者快之若其文則根柢六朝而泛濫於明季華亭一派遂亦高自夸詡以爲無上雖說部院本拉雜兼收以示博顧西河前亡命時其婦囚於杭者三年其子瘐死及西河貴無以慰藉其婦時時與歌童輩爲長夜之樂於是

其婦恨之如仇及歸不敢家居僑寓杭之湖上浙中學使者張希良故西河門下也行部過蕭山其婦逆之西陵渡口發其夫平生之醜詈之至不可道聞者掩耳疾趨而去先贈公之言如此顧先贈公在時西河之集未盡出及其出也先君始舉遺言以教予於是發其集細爲審正各舉一條以爲例則其中有造爲典故以欺人者如謂大學中庸在唐時已與論孟並列於小經有造爲師承以示人有本者如所引釋文舊本攷之宋槧釋文亦並無有蓋揑造也有前人之誤已經辨正而尚襲其誤而不知者如邯鄲淳寫魏石經洪盤洲胡梅磵已辨之而反造爲陳壽魏志原有邯鄲寫經之文有信口臆說者如謂後唐曾立石經之類有不攷古而妄

言者如熹平石經春秋竝無左傳而以爲有左傳有前人之言本有出而妄斥爲無稽者如伯牛有疾章集注出於晉欒肇論語駁而謂朱子自造則并或問語類亦似未見者此等甚多有因一言之誤而誣其終身者如胡文定公曾稱秦檜而遂謂其父子俱附和議則籍溪致堂五峯之大節俱遺含沙之射矣有貿然引證而不知其非者如引周公朝讀書百篇以爲書百篇之證周公及見周命甫刑耶有改古書以就已者如漢地理志回浦縣乃今台州以東而謂在蕭山之江口且本非縣名其謬如此先君皆口授之予因推而盡之葺爲蕭山毛氏糾謬十卷乃其集中最後有辨忠臣不死節文則其有關名義尤可驚愕其謂夷齊亦不得爲忠臣但可爲義士乖張已極夫忠臣固不必皆死節亦幾曾見忠臣之不應死節者況

西河自溯道統得之高笠先生而高笠之師凌臺賀氏以布衣死明季則是其師傳即已乖謬西河之師之何也及溯其本意則專爲續表忠記而作謂其以長平之卒妄列國殤而冒託其名以作敘故辨之續表忠記者即吾鄉盧函赤所作前曾保護西河者也其所作記本不工其所序事亦閒有譌者然謂以長平之卒妄列則其記中所立傳俱屬有名之人而況是記俱經西河校定而後出以問世其序文則直用西河手書雕入冊中其字畫皆可驗且西河故在盧門感其卵翼之恩執弟子禮不厲如世俗之稱門生者雖既貴寓杭猶時時過

人東渡問訊而怨毀之於身後幷其序亦不肯認且因此序而發爲背道傷義之論及叩之函亦之子遠則流涕曰是殆爲畏禍故也前者西河固嘗有札來謂京師方有文字之禍先師所著勿以示人則是辨必其時所作無疑也予乃歎曰有是哉畏禍而不難背師與賣友則臨危而亦誠不難背君與賣國矣忠臣不死節之言宜其揚揚發之而不知自愧也抑聞西河晚年雕四書改錯摹印未百部聞朱子升祀殿上遂斧其板然則禦侮之功亦餒矣其明哲保身亦甚矣乃因述贈公之言而附入之卽以爲西河別傳雖然西河之才要非流輩

所易幾使其平心易氣以立言其足以附翼儒鉅無疑
也乃以狡獪行其暴橫雖未嘗無發明可采者而敗闕
繁多得罪聖教惜夫

鮚埼亭集外編卷十二終

鮚埼亭集外編卷十三

鄞　全祖望　紹衣

廟碑

羊府君廟碑銘

吾鄉牧守之祀莫有盛於羊府君者每歲八月其趨祀於府君廟下者遠郊近郊相望也嗚呼何其流澤之永一至斯歟府君之事不見於唐史亦不見於圖經祇黃府君晟墓志載其一節謂劉文自台來寇府君擊走之其餘黨據奉化府君遣晟以兵敗之則府君艮有保障之功得祀宜也唐自僖昭而後四方繹騷浙東雖遠在

海隅兵爭之患亦所不免但據黃氏墓志謂府君卒官鍾季文繼守唐史中和元年紀季文陷州事則是府君卽應卒於是年而寶慶慶元志引赤城志中和二年有明州刺史劉文則是鍾氏陷州之後劉文旋奪而有之鍾氏尚未得據其地其後明州卒歸鍾氏不知更在何年唐史不及劉文或由於闕佚若黃氏墓志不應有誤然要之劉文之陷郡其在府君卒後無疑而寶慶志以劉文置府君前者謬也愚意劉鍾二人並窺明州特以府君在不得逞及其卒也遂迭爭之而鍾氏先得之劉氏奪之鍾氏旋復之劉文殆未受朝命或受之不久而

遂失故晟遂以鍾氏爲主前此吾鄉一亂於裘甫再亂於王郢皆不過數十年之中至是而節使如劉漢宏董昌之徒非能與安屬郡者府君以一人力搘拄之府君既歿劉鍾相繼而入自是明州之刺史無復受命於唐室者追思夫式遏之勛何其偉哉史志雖見遺而民之永矢弗諼春禴秋鶴世世以之其亦足以酬矣府君名偲不能詳其世系里居黃氏墓志作羊而吳越備史作揚拨拓跋魏有羊衍之亦或作揚衍之蓋出自晉大夫揚食我之後本爲羊氏故其後多互用者其廟在今江浦屬縣中亦多有之耆老相傳是城之築綳始於府君

而黃晟踵而成之者也更為之銘以系之其詞曰

府君先世晉之太傅梁侍中兮鎮撫翔土捍守臺城俱豐功兮府君來明外攘內撫一劉一鍾兮指揮方略築斯鑿斯成祭埔兮五朝雲擾文獻凋殘誰折衷兮賴有祠壇神燈鑪旄長映堇封兮

節使錢康憲公大人堂碑

吳越奉國軍節度使判明州錢康憲公祠在鄞縣治北之橫河其曰大人堂者圖經以為康憲從子惟治來繼任故尊稱之祠已久廢別祠在奉化縣北山廣化院者亦圮予以康憲於吾鄉有遺愛不應乏祀而鄞西南二

湖洲島之盛導源自康憲今西湖之南藍即康憲當日廨舍也則移大人堂於湖上爲更宜乃議即南藍義塾之屋以祀之橫河之祠舊嘗有高憲敏公亦今亡矣公初事忠獻時已以諫鐵錢有名及其由丞相出判州也以胡進思之黨斜滔謀叛獄辭相連故外補蓋踪跡危疑之時而進思諸子又來居明忠懿必知公之無傾故使之久鎮海壖而絕無所嫌疑是固其兄弟敦睦之盛而公臣節之純要亦可見矣公以乾祐二年來以乾德五年卒其時它山堰壞幾不可治公晚禱於王長官之廟遂以重完浚廣德湖增補陂塘萬二千丈有餘內和

民兵外靖海國以簡靜致治安前此錢氏至親鎮此州者元瓘元球皆不以功名終而公獨爲吾鄉名節度生榮死哀國人久而思之白石之幽堂（康憲墓在奉化禽孝鄉白石山之原）其與南藍之朱邸均爲遺愛所勿議豈不賢哉況公亦不特明州稱保障也顯德三年周人攻江北使浙人攻江南以應之丞相吳程敗於常州忠懿謀再舉大括境內士卒東西二道爲之勞擾公手疏切諫罷之豈非有見於脣亡齒寒之慮而不欲勞吾赤子以結怨於強隣乎吳越自武穆以來世世能守此意不肯輕與隣搆難斯其所以保世綿祚而於十國兵爭中獨享無事之

福公之見及此也仁人之利溥矣祠中附祀有闕氏里人因謁呼闕相公祠而以闞璠當之胡梅磵引入通鑑注中高兵部敬止錄謂開運二年璠來守是年璠卽被誅豈有立公祠而反以前此之逆臣祔之者予謂闕氏慈水之舊姓也璠雖被誅或其子弟有從公於幕府者及祀公而其人以元隨得祔理應有之不知者遂誤以指璠耳臨姿衣錦之鄉至今遊人憑弔其閒而中吳之金谷元璜之風流所寄也南藍繼起而爭光益以歎錢氏宗室之多賢也夫

裴府君廟碑銘

東錢湖之東有裴府君廟宋淳祐中所建即所謂寶慶廟者也又有裴將軍廟葢亦府君之神而其餘里社祀府君者多不勝舉志乘不詳碑版皆滅訪之父老則皆云觀察府君甫是也予攷唐開元而後明州凡亂天寶中吳令光之掠明也河南尹裴敦復平之袁鼂之亂府君平之王郢則節度裴璩平之三裴皆有戡亂之功而獨祀府君其功殆有獨隆者耶貞元十有二年袁鼂以鎭將作亂刺史盧雲遇害招誘山越攻陷郡縣山越之名見於孫吳國志大抵皆在丹陽近境而吾鄉則未之聞胡身之曰鄞縣慈谿之南奉化縣之西北有山越種

以今地里質之當爲鄞之傅鷄河慈之鍾乳山潘嶼奉之箬坑等地次年府君討平之禽栗鍠於天台送至京師伏誅然則湖東居民之奉祀蓋必府君當日師行所過能捍賊鋒而不擾民力故相率報之獨是府君之擣賊巢在天台則其過軍自奉化應泛甬江歷長汀若由湖東以入萬山錯互反爲迂道而行亦甚艱意者山越爲梗故取閒路以出賊之不意未可知也夫以大軍往來所過繹騷乃居民不以爲苦反志遺愛焉而歷世嗣食其亦賢矣乃數十年以來有妄指爲祀晉公者不知何所據依晉公於吾鄉無涉歷不應得祠嘗以府君爲

是於是祠下父老愧其流傳日遠遂爲非奉之祀乃乞予爲碑以紀之府君濟源人也其官由常州刺史遷盩以進奉得之故唐史多貶詞然其定亂之功則有不可沒者更爲之銘其詞曰

神之來兮東湖東前挾稍兮後持弓猶有當年甲胄容越鄮溪兮度曹江甘棠夾道兮被神幢蕭蕭鳴馬絕吠尨廟門兮嵯峨靖山越兮晏海波迎神之曲當凱歌

增定廣德湖白鶴廟祀典碑

吾鄉城外水利資於三湖小江湖廣德湖在西錢湖在東小江湖之爲功雖由於王長官之堰而其湖道則固

天作地成綿延至鏡川二十餘里非若廣德湖錢湖之開自人力也故歷久尚易支廣德湖三面平坦隄防尢難故卒爲樓异所塞錢湖之欲塞者多矣僅而得存今不旱則已旱則東管尚恃錢湖以無恐而西管必失穫小人苟且以圖一切之利其害無窮如此湖口有望春白鶴二山當湖未塞卽山爲廟一以祀神之主斯湖者卽望春之靈波廟是也一以祀守令之有功於斯湖者卽舒信道詩所云人指白鶴祠殷勤竊有請衣冠儼羣公一一畫貞魎斯人豈可作庶用薦遺秉是也塞湖以來靈波之廟尚無恙而羣公香火則僅存一椽矣嗚呼

愚民知有田可種之利而不知其害羣公當日之功今已漸滅則民之忘其祀也固宜甚至豐惠有額蓬萊有覲塞湖者反世享焉王正已之強辨況逵之記寧有念及前人之良法者夫湖之不可復也亦明矣然吾以爲湖雖不可復而廟必不可絕何也蓋神祇之享廟食固有因其功長存而世世祀之者亦有其功止一時而卒莫之廢者羣公之有功於湖民實足左右夫靈波之神其不當因樓昇而斬祀也明矣況其英爽不與湖俱澌滅則未必不爲湖民庇也故議重新其廟增定而列祀之湖興於魏晉之間其始事者無攷矣可攷自唐大歷

中吳府君謙鄭令儲侯仙舟貞元間有任府君侗大中間已有謀廢湖者持之者爲李府君敬方時奉使來驗不撓民以趨利者爲御史李公後素五代時大增湖塘者有節度使錢康憲公弘億宋淳化間釐正湖界者有邱府君崇元已而有稽府君者天禧間增湖塘湖隄清湖界者有李府君夷庚景祐間又有請廢湖者持之者爲李府君照奉使來驗不撓民以趨利者爲從事郎張公大有康定間治湖者有主簿曾君公望慶歷間則王荆文公安石熙寧間有張侯珣望春白鶴之祠即張侯所建也元祐中有馬府君玧又有虞侯大寧段侯灤已

而復有請廢湖者持之者爲葉府君棣未幾而樓异至
矣惟吳府君於故九里堰旁有專祠至今尚存南渡而
後力請復湖者則李莊簡公光雖非吾鄉守令吾亦并
請以祀之嗚呼前輩於樓异之廟祀欲毀之者多矣方
湖上之祀异也即在靈波廟中其後始别建今吾增定
白鶴之祠則其當毀更可知也抑將使今之爲民牧者
瞿然知遺愛之所在雖其陳跡已亡而尚有思而報之
者則彼欲廢東錢湖而田之其亦可以返矣湖之塞也
西管之田遠資小江湖之水雖不能遍及然庶幾焉而
今不治已甚洪水三壩僅存其一不問水旱溪流入江

者十之七梅梁淤入沙中不可復見不知是誰之責也吾之爲是舉也抑將使今之爲民牧者瞿然知遺愛之所在雖不能使廣德湖之復興或不至坐視小江湖之廢而莫之救將廣德湖尚可波及焉則是祀也其可以謂之無補哉靈波廟神蓋舊時湖中之龍居於山下者也舒信道謂湖中時嘗有光采如海市者其龍之靈歟桑田既變神物亦去然其英爽則猶有存者成化府志妄引里俗之言以爲齊梁閒人僞造姓氏以實之則慢神之尤者爰附正之於麗牲之石

吾鄉水利報功之祀惟廣德湖上二祠最爲詳協至

若小江湖專祀王侯東錢湖專祀陸李二公其實後來守令有功者不應槩置小江湖則吳越錢康憲公弘億宋監船唐君意虞侯大寧秦府君棣陳府君增判府吳正肅公潛元阮侯申之明沈侯繼美魏府君復琦沈侯猶龍里人則宋張簽幕必強龔宣議行修魏泉使峴王尚書應麟安吏部劉元潘教官栻皆應配享遺德廟者東錢湖則王荆文公安石主簿呂君獻之張府君津魏王愷姚侯枱程府君覃胡府君渠陳府君愷元縣尉王君世英明黃侯仁山寇府君天敍沈侯猶龍里人則先侍郎先宮詹蔃戶部守謙陸

副使守爗皆應配享嘉澤廟者至於城中雙湖始自唐王侯君照其既如吳越錢康憲公宋李府君夷庚錢府君公輔劉府君俶虞侯大寧唐監船意劉府君瑆張府君津判府吳正肅公明張侯伯鯨城中萬戸資以得生尤不可以無報也今但於水則亭祀正肅亦未盡

射龍將軍廟碑

定海桃渚之濱有射龍將軍廟焉將軍之神寧波衞指揮萬公文也將軍以永樂十有五年率舟師逐倭寇戰於桃渚大捷明年六月出哨象山之錯門夜見雙燈遠

至熊熊閃閃以爲鬼也遽發勁弩落其一炬俄而黑風大作一軍盡覆將軍溺焉乃知其爲龍也將軍時年二十有二先是萬氏自將軍王父以佐命死滁陽其父死遜國其兄死交趾三世皆以死勤事招魂葬於西山至是以將軍衣冠祔焉桃渚居民遂稱爲射龍將軍而立之廟夫龍之爲物至靈也其噓雲降雨大造之元氣憑焉然而其質出於血肉之精則尚未離乎物於是人得而豢之亦即使人得而醢之而掀天揭地之能事有時而困吾聞之海上人以爲龍旣落其目忽變相爲人就醫醫家爲之傅藥稍愈適其女從戸隙窺之則傫然鱗

蟲也驚呼其父而龍自是不復至目亦竟不療又言龍既病目嘗直入東錢湖深處養痾雖其言誕不足信然大造之變化無所不有姑存之而不論焉可也然則將軍之廟食其何以安是龍曰不然夫龍之宅於海口天帝將使之彈壓鯨鯢以靖海波者也將軍之誤中於龍亦以生靈故耳則龍雖創巨痛深事定之後必能諒將軍衛民之心出於無他而將軍歿爲明神徒御之往來自有與龍解釋舊怨以公誼相平者相與左提右挈佑茲東海吾言蓋決之於理而不妄也古之善射者曰射日曰射石曰射潮而將軍以射龍參之其技亦神矣哉

竹洲晏尚書廟碑

吾鄉六縣世家右姓其爲南宋寓公之後甚多蓋山海之閒足以避地而其時又近行都爲畿輔也吏部尚書晏公敦復亦當時寓公之一　尚書晚年以忤權臣悒悒而死太夫人尚在堂汪莊靖之父太府公時時周卹其窮語在史丞相所作太府行狀今吾鄉不聞有晏氏蓋其後卒歸西江惟慈水三峰浮圖中尚存尚書所作石碑則大賢流落之毫芒也吾鄉宋元諸舊志登載漏畧其中更有不可解者如中興執政王次翁可謂下流所歸而反爲之立大傳顧於尚書則闕焉不亦拂人之性

也耶夫大賢蹤跡所至其山川亦為生色蓋其所存者神故其所過者化其化不泯則其神長留名德如尚書百世之斗杓也苟表章而出之豈不足以廉頑而立懦哉今世俗所稱晏公廟者最多乃道家之祀也赤章青詞殊為可惡吾鄉湖上之竹洲亦有之竹洲蓋嘗歸於先宮詹公欲去之而未果尋易主矣今復歸於予予乃改以為尚書之祠而率後進之士薦湖毛焉東望為友恭堂之故址即太府所居也太府亦以忤權臣被斥蓋尚書之同志湖光明瑟先正之魂魄相與招邀過之舊桂之風裁旁皇乎其可接焉

大金夫人廟碑銘

今東越人盛傳所云大金娘娘之祀里俗凡以巾幗成神者卽呼之曰娘娘蓋前督師孫公碩膚部將都督章公欽臣之夫人金氏予故改稱之曰大金夫人而其爲之碑也則以友人陶夔之請初孫公於改步之際夙爲卽墨之守駐師江干與同里熊公汝霖寧之錢公肅樂沈公宸荃及觀察巡道于公穎稱五家軍都督卽侍郎正宸之宗也而在孫軍孫公欲以火攻下錢唐故有別營司火攻事而以都督領之已而江上破都督散軍亡命其後卒以赴應山寨軍敗見執死之夫人例應沒入

旗下將發遣夫人慢駡不屈問官始恐之以斬再恐之以磔夫人曰死則死耳吾不可辱問官大怒竟磔之而行刑者見夫人饒姿色不無褻語夫人駡愈甚刑畢而其人暴死夫人遂時時降神東越居民尸祝之余禮部若水爲之傳王詹事遂東之女玉映爲之詩吾聞都督被執時問官憐其忠也欲令巽詞求免而已爲之道地都督亦思留身有爲將從問官之意而夫人力爭之遂死嗚呼都督豈非愛死者而留身有爲之說常足以誤人此張中丞所以戒南八也夫人之見卓矣顧都督之問官仁人之有心者也夫人之問官則天下之妄人耳

然都督之問官識者或憂其誤志士於一簣而夫人之問官適以成其烈斯則天之所以有待而愈顯也更爲之詩當迎神之歌其詩曰

越水湯湯曹江之瀨兮越山峩峩南鎭之寨兮孝娥死家烈婦死國兮孝娥死於波臣而烈婦死磔兮二千年來遥輝映兮女星之墟芒寒色正兮孝娥烈婦廟貌相望兮祇慙黃絹莫能相尚兮

鮚埼亭集外編卷十三終